

南唐三主與佛教信仰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陳葆真

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份）

佛學會議論文彙編2（1998）

頁245-285

©2001 法鼓文化

臺北市

一、引言

佛教於西漢（207～9 B.C.）末年、東漢（A.D.14～220）初年之間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220～581）、隋（581～618）、唐（618～907）、到五代（907～960）之際，幾達千年。其發展由萌芽而繁盛：五家十宗，高僧輩出，經典浩繁，寺宇林立，信眾廣佈。佛教思想中生死輪迴，業力果報的生命價值觀深入影響中國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千年以來佛教與儒、道二家三足鼎立，共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涵。

然而，縱觀宋代之前的歷史，佛教的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幾經挫折。由於發展過於蓬勃，影響層面過於廣大，因此，在不同朝代中，佛教曾經幾度招致統治者的壓抑。其中最大規模的便是北魏孝武帝（532～534）、北周武帝（560～578）、唐武宗（840～846）和後周世宗（954～959）等君主的滅佛運動。這便是歷史上所謂的「三武一宗」之禍。雖則如此，這些打擊畢竟只是一朝一代的行為而已，並未根絕佛教命

脈。佛教的發展仍然生生不息。而歷史上虔誠信佛且大力贊助佛教活動的統治者更代不乏人，比較著名的除了梁武帝（502～549）和隋文帝（581～604）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江南的吳越（907～978）和南唐（937～975）兩國各代君主。這兩個小國的歷代君主對於佛教信仰都是世代相襲全心護持。因此佛教在這兩個地區的發展極為繁盛，儼然成為國教。吳越武肅王錢鏐（907～932）以下，歷經文穆王錢元瓘（932～941），忠獻王錢弘佐（941～947），和忠懿王錢弘俶（948～978）等都恭禮佛教，起塔建寺、全力護法。而南唐王室信禮三寶，大臣蔬食，全國營構寺塔，講經崇佛，蔚為風氣。此外，朝廷更規劃良田，供養寺宇，作為常住產。馬令特別指出這個事實：「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已……」^[1] 就這一點來看，南唐較吳越之崇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馬令和陸游兩人在撰寫《南唐書》時，才將這種現象別立一章，名為〈浮屠傳〉，特別標示南唐篤信佛教的史實。^[2] 本文謹擬以此為基礎，增補所知，以顯南唐護法之殷。然因個人所知有限，疏漏難免，先此祈正。

1. 見馬令，《南唐書》，四部叢刊廣編，冊12，卷26，頁102。

2. 見馬令，《南唐書》，卷26；陸游，《南唐書》，同前刊本，卷18；周在濬，《南唐書注》（18世紀初年），嘉業堂刻本，卷18；劉承幹，《南唐書補注》（1795序），同前刻本，卷18。

二、南唐三主與佛教信仰

南唐三主之信佛，烈祖始開其端。而烈祖信佛則是因為家中長輩信佛的緣故。據陸游所記，烈祖的父親李榮「性謹厚，喜從浮屠游，多晦跡精舍。」^[3]又據鄭文寶所說，烈祖「有姨出家為尼。」^[4]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烈祖篤信佛教，因此，他建國之後，廣建佛寺僧舍，常設無遮大會，廣行佈施。^[5]昇元年間烈祖在金陵新建的佛寺有淨妙寺，改瓦官寺為昇元寺，^[6]此外，改能仁寺為興慈寺（941），^[7]又改興教寺為清涼寺。這其中較重要的是清涼寺。清涼寺位在金陵城外的石頭山。它的創建有兩種說法：一為烈祖義父徐溫在掌楊吳政權時（925）創建的，原名興教寺；^[8]另一說法為：吳王楊溥於石頭城建清涼寺，禮請悟空住持。^[9]中主保大二年（944）改為石頭清涼大道場。清涼

3. 陸游，《南唐書》，卷1，頁4。

4. 鄭文寶，《江表志》，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1983），冊464，卷1，頁132。

5. 見馬令，《南唐書》，卷26，〈浮屠傳〉，頁101；陸游，《南唐書》，卷15，〈浮屠傳〉，頁82。

6. 分別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1627），杜潔祥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台北：明文書局重印，1980），第1輯，冊5，卷48，頁1421；冊4，卷21，頁893。

7. 又能仁寺曾於934改名為報先院，941再改為興慈寺，參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3，卷32，頁1149；牧田諦亮，《五代宗教史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61），頁68，87。

8.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4，卷19，頁847。

9. 覺岸，《釋氏稽古略》，四庫全書，冊1054，卷3，頁147。牧田諦亮，《五代宗教史研究》，頁46。

寺是南唐皇室最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寺中曾建有李氏避暑宮，及德慶堂，堂匾為後主所書；又有名畫家董羽畫龍，李霄遠草書，合稱三絕；且有後主為追薦烈祖而造的鐘。[\[10\]](#)

此外，金陵城外的攝山棲霞寺和牛首山祖堂幽棲院也都是烈祖時期重要的佛教勝地。僧用虛曾於昇元元年（937）為棲霞寺作題記，[\[11\]](#) 而牛首山祖堂幽棲院佛殿也於昇元三年（939）落成。

[\[12\]](#) 在金陵地區以外，江西廬山也是南唐佛教勝地。[\[13\]](#) 昇元期間比較重要的佛寺有東林寺和開先寺。東林寺自東晉太元九年（384）慧遠（334~416）開創後便一直成為淨土宗重要道場。昇元三年（939）重題寺名；昇元六年（942）重修，[\[14\]](#) 可

[10.](#) 關於清涼寺，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4，卷19，頁847~849。中主建大報恩及大報慈道場事，見同書，卷48，頁1440~1443。中主於保大二年（甲辰，944）創清涼大道場事，見〈休復禪師傳〉，收於道原，《景德傳燈錄》（1004序）（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67重印），卷24，頁77~78。

[11.](#) 牧田諦亮，《五代宗教史研究》，頁79引《江蘇金石志》。

[12.](#) 陳思，《寶刻叢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5，頁449；牧田諦亮，《五代佛教史研究》，頁81。

[13.](#) 廬山自六朝時期即為佛教重地，歷代佛寺及道觀眾多。詳見陳舜俞，《廬山記》，《大正藏》（台北：新文豐，1983重印），冊51，頁1023~1050。

[14.](#) 東林寺重修事見牧田諦亮，前引書，頁84引用《愍懷精舍金石跋尾》，頁89引用《寶刻叢編》，卷35，但後者經查閱不得，或為誤引？又東林寺有「神運木」，南唐中主曾題其名，宋代仍存，明代已亡。見吳宗慈於1936年編的《廬山志》，收於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台北：明文書局重印，1980），第2輯，冊1，卷2，頁217~218。

見其香火鼎盛。開先寺則與南唐皇室關係密切。開先寺原為中主未為太子時所建的讀書台，後來中主捨台為寺。[\[15\]](#) 可證二者與南唐皇室的淵源極深。

在建寺佈施以外，烈祖也曾致力推動譯經活動。有名的例子如：敕命豫章龍興寺僧智元刪譯當時中印度胡僧所奉獻的貝葉佛經。此外，更重要的是命令文房抄寫《華嚴經論》四十部。《華嚴經論》共四十卷，為唐代宗室李通玄（635～730）於開元十七年（729）所作。昇元二年（938），僧勉進於烈祖，烈祖命侍部孫忌作序，並編入《大藏經》之中。烈祖又命文房抄寫四十部，以十部配上李通玄畫像十軸，頒佈諸州。此事在中主保大三年（乙巳，945）恒安所進《續貞元釋教錄》中曾有記載。[\[16\]](#) 由此可知烈祖對華嚴宗熱切護持的程度。

雖然烈祖信佛篤誠，但因他在建國期間殺伐太過，因此民間基於果報的觀念而產生一則傳說，描述他死後受罰，極待佛寺鳴鐘以緩苦的情形：

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追入冥府，見唐先主被五木甚

[15.](#) 開先寺在廬山南麓鶴鳴山峰下。讀書台在開先寺中，久已荒廢，民國21年（1932），上海水災義賑會修復之，見吳宗慈，《廬山志》，冊2，卷5，頁643～645。

[16.](#) 見小野玄妙編，《佛教經典總論》，收於丸山孝雄編，《佛書解說大辭典》（1936，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別卷，頁637。又參見塚本俊孝，〈五代南唐の王室と佛教〉，《佛教文化研究》，3號，1953年，頁81～83。

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冤被訴。」民曰：「臣誤道當還。」主泣曰：「吾囚此，聞鐘聲則苦暫息。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緩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以取驗？」主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大王於瓦官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白後主。〔後主〕親詣瓦官剖膝，果得玉像，感泣慟慟，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荐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於蔣山 [17]

為此是以烈祖四子景達才於保大初年建立奉先寺，以荐烈祖冥福；[18] 而後主更鑄造鐵鐘，置於清涼寺，期以鳴鐘超渡烈祖之魂。[19]

烈祖諸子之中，除了末子景遷之外，幾乎無一不信佛。[20] 當然其中以中主信佛最為篤誠，而其影響也最重大。中主信佛的虔誠除了他捐捨早年所建的讀書台為開先寺外，即位之後更大起佛寺及僧房。自己更如虔誠的佛教徒一般聽經及作疏：他曾命僧人玄寂入宮講《華嚴經》；又因本身喜歡《楞嚴經》，

17. 志磐，《佛祖統紀》，《大正藏》，冊49，卷42，頁392，開運三年事。

18.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5，卷48，頁1393。

19. 同上註，冊4，卷19，頁847~849。

20. 見馬令，《南唐書》，卷7，頁74，景遷傳。景遷不信佛的這種特殊態度或與其母種氏失寵於烈祖並被強令出家為尼有關。關於種氏為尼事，見馬令，《南唐傳》，卷6，頁27；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2；又見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庫全書，冊464，頁124。

而命擅於書法的僧人應之抄錄經文，再命馮延巳作序。[\[21\]](#) 對於廬山原來的佛寺高僧，中主特別禮敬。他曾敦請行因禪師赴金陵，但被婉拒。後來他在遷都往南昌時又特別去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這兩位禪師極為博學，為禪宗六祖惠能的嫡傳弟子青原行思的第七世法嗣。[\[22\]](#) 此外，中主還在金陵廣開道場，比較著名的有大報恩寺、大報慈寺、和清涼寺等道場。中主常赴清涼道場聆聽法會並禮敬住持休復悟空（~943）和法眼文益（885~958）兩位禪師。這兩位高僧並為青原行思的第八代法嗣。[\[23\]](#) 悟空禪師卒後八年（保大九年，951），中主還曾為文祭禱，可知他的真心誠意，日久不遷。[\[24\]](#)

文益禪師擅於詩文，[\[25\]](#) 常與中主論道，並傳曾以〈牡丹詩〉諷喻中主以「萬法皆空」的道理。詩云：

[21.](#) 馬令，《南唐書》，卷26，〈浮屠傳〉，頁102。

[22.](#) 參見吳宗慈，《廬山志》，冊3，卷9，頁852~853。開先紹宗禪師及佛手行因禪師傳，並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1，頁12；卷23，頁63。

[23.](#) 文益與休復二禪師小傳，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4，頁230~233。

[24.](#) 祭文在清涼廣慧寺；「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見陸游，《入蜀記》，四庫全書，冊460，卷1，頁885。寺中另外有〈悟空禪師碑〉，文為同年韓熙載所撰，並以分書篆額，見陳思，《寶刻叢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5，頁450。

[25.](#) 文益擅長詩文，留有法語，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8，頁193~195；又文益頌十四首，見同書，卷29，頁210~212。

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
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
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
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26\]](#)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此詩可能不是法眼禪師所作，而極可能是南唐另一和尚謙光所寫。因為當北宋初年道原編纂《景德傳燈錄》（1004序）時並未收錄此詩。它最早出現於陶岳在1012年所集錄的《五代史補》中。陶岳並將它歸屬於謙光和尚所作：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辯。江南國主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於諸肉中尤嗜鰲。國主常與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吾師莫有志願否？寡人固欲聞之。」謙光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鰲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衲為芳叢，由來事不同；髮從今日白，花妒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

[26](#). 見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冊2，卷19，頁852~853；原見惠洪，《冷齋夜話》，四庫全書，冊863，卷1，頁244。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195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影印），頁68轉引。但二者皆誤認此詩乃文益為後主作、實非，因文益卒於後周顯德五年（958），當時後主尚未登基。

對零落，然後始知空？」[27]

此處謙光之詩句與前引者僅有衲（毳）、為（對）、妒（是）、曉（晚）、對（待）等五字的互異，其餘都同，應當作同詩看。只是這首詩到徽宗時期釋惠洪著《冷齋夜話》時，才誤認它為文益禪師所作。又如南宋普濟禪師編《五燈會元》，及明代語風圓信和郭凝之編《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都依惠洪之說，以此詩為文益之作。[28] 此後學者便一直如此認定，並且當它為一首境界極高的禪詩。對此，杜松柏曾予用心的解讀：

誠能以實喻空，以現象喻本體，且為密合五言律詩格律之作。
「毳」謂毳袍，文益謂己乃穿毳袍之僧人，對此

27. 見陶岳，《五代史補》，四庫全書，冊407，卷5，頁683。又據紀昀〈提要〉認為此書資料相當可信：「岳字介立潯陽人。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闕略，因取諸國竊據累朝創業事蹟編成書，以補所未及。自序云「時皇宋杞汾陰之後，歲在壬子，蓋真宗之祥符五年（1012）也……此書雖小說家言，然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修新史，司馬光《通鑑》多採用之……」。見同書，頁641～642。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360～361中都以為謙光即為文益，不知何據。

28. 但據紀昀等學者的意見以為惠洪的《冷齋夜話》內容事例多妄誕不可盡信，參見同書，頁238，〈提要〉：「……晁公武詆此書，多誕妄托者……」。但惠洪之說卻為其後禪師們所沿襲，見南宋普濟禪師編《五燈會元》，明嘉興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重印），冊24，頁160；又見明代語風圓信與郭凝之合編，《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大正藏》，冊47，頁590之中。

芳叢，所見所感，其旨趣不同於世俗人。「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髮從今日而始顯其白，已非今日之事，猶花如去年之紅，而時間已非去年矣。艷冶之牡丹，現隨朝露盛開，馨香逐晚風而飄盪，然花落已由花開之時而註定，花香必有香歇之時，不須待其零落，而後知此乃現象界之「空」也。[\[29\]](#)

保大十三年（955），中主又曾作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塔院疏。[\[30\]](#) 此外，中主也曾一度親近金陵證聖寺的木平和尚、和報恩寺的清護禪師和淨德道場的沖煦、清涼寺的明禪師、奉先寺深禪師、和洪州大寧寺的隱微禪師。[\[31\]](#) 這些行為顯示中主信佛之誠心與篤行。又由他之喜好《楞嚴經》，以及和禪宗大師的往來，足證中主與禪宗信仰的關係密切，特別是青原行思的嫡傳系統。

總之，中主信佛的影響所及，既廣且深。文臣武將崇佛茹素，蔚為風氣。比較有名的如孫晟、李建勳、宋齊丘、陳覺、

[29.](#) 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台北：黎明文化，1976），頁222～223。

[30.](#) 道信曾住湖北蘄州破頭山，卒於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次年其塔忽開，門人不敢復閉，見《景德傳燈錄》，卷3，頁55。中主或於此時再修其塔院並作疏，見闕名，《寶刻類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頁591；又見張仲炘、楊承禧，《湖北通志》（1921）（台北：華文出版社，影印，無出版年），冊5，卷99，頁224。

[31.](#) 這些禪師小傳，依序見於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0，頁216；卷21，頁22～23；卷23，頁50，51；54～55。

韓熙載等人，都曾有詩文碑記等留於佛寺。[\[32\]](#) 就連不太信佛的徐鉉，也不能免俗地在保大九年（辛亥，951）作了一篇〈攝山棲霞寺新路記〉。[\[33\]](#) 最有趣的是武將邊鎬。邊鎬曾帶兵伐閩攻楚，是中主朝重要的戰將。但是，他「為人柔懦，酷懼釋氏」，因此言行無威而軍紀不嚴，戰果也因時而異，民間便戲稱他為「邊菩薩」和「邊和尚」。[\[34\]](#) 朝臣信佛的結果，多流行素食，實行的方式是「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35\]](#)

後主信佛深受烈祖和中主的影響，加上天性仁厚，好生戒殺，以及後來遭遇困厄，因此信佛的程度更過於他的父親和祖父。後主信佛篤誠，中年（三十二歲，968）以後更甚，史書多有記載。根據陸游《南唐書》：

〔後主在〕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著僧伽帽，服

[32.](#) 其他另有江彬、伍喬、陳貺、鄭元素、李中、江為及史虛白等人。這些人的墨蹟曾刻石，存於廬山諸佛寺中，參見吳宗慈，《廬山志》，冊18，卷9，頁848～851；冊19，卷10，頁1277～1284；冊20，卷11，頁1867，1870，2017。

[33.](#) 徐鉉文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4，卷4，頁507～508；另外，李建勳及宋齊丘等人遊金陵佛寺詩文，又見同書，卷4，頁618～619；卷21，頁959～960，982。

[34.](#) 馬令，《南唐書》，卷11，頁51，龍袞，《江南野史》，四庫全書，冊464，卷2，頁77。

[35.](#) 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2及58，轉引《青箱雜記》及《續通鑑》。

袈裟，頌經胡跪稽顙，至為癩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後主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36\]](#)

馬令也有類似的記載：

〔後主〕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由是建康城中僧徒進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募道士願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覈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眾。[\[37\]](#)

陳彭年則更明確的指出：

[36.](#)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2。

[37.](#) 馬令，《南唐書》，卷26，頁101。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建精舍，御筆題為「報慈道場」。

[38]

此外，後主又在廬山建圓通寺，並賜田供養。^[39] 上述後主在金陵所建三處道場加上前面論及烈祖在昇元年間新建的淨妙寺，中主四弟景達在保大年間建立的奉先寺，此外還有證聖寺，以及原來就有的清涼寺（原稱興教寺）和昇元寺（原為瓦官寺），加上遠在廬山的開先寺、圓通寺、棲賢院、歸宗寺、和延福院，總計南唐時期由皇室興建或贊助的寺宇至少有以上的十三處。^[40] 可惜它們歷經各朝代的兵災之後，許多已經殘破。

又，南唐朝臣在素食、為名剎題記刻碑之外，也不乏出資建塔之事。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名將林仁肇和史家高越兩人。^[41] 他們曾出資重建位在金陵郊外東北方的棲霞寺舍利塔。棲霞寺原建於南朝齊、梁（479～557）之際。舍利塔在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後毀。林仁肇和高越重建的舍利塔現今仍在，

^{38.} 陳彭年為南唐才子，曾於後主時入宮陪侍皇子仲宣，後入宋為官，其說南唐宮苑事，詳而可信。此據其《江南別錄》，頁161。

^{39.} 見吳宗慈，《廬山志》，冊1，卷2，頁301。

^{40.} 此為個人集錄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2，卷19，頁848～851；及吳宗慈，《廬山志》，冊1，卷2，頁301；及陳舜俞，《廬山記》，頁1025～1052所得。詳細數目當不止於此。

^{41.} 林仁肇及高越傳，見馬令《南唐書》，卷12，頁54～55；卷13，頁55。又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1，頁64；卷6，頁41。又，林仁肇並曾在967年捨俸錢，為洪州龍興寺重鑄鐵鐘。參見王昶，《金石萃編》（1805）（北京：中國書店，1985重印），卷122，頁6b～7a。

是了解南唐建築和雕刻藝術十分重要的作品。[\[42\]](#) 此外，朝臣如徐鉉、李建勳、和周繇等人也曾分別為棲霞寺作詩或題記，可知它在當時是十分著名的佛教勝地。[\[43\]](#)

現存棲霞寺舍利塔為五重塔。塔基八面有佛傳圖四幅，描述悉達陀太子誕生出家、降魔、及說法諸相。人物圖像的風格表現強調線條律動狀態，反映了盛唐吳道子新創吳帶當風的風格特色。塔身第一層刻正面及背面兩個雕版門，文殊、普賢二菩薩、及二天王和二力士像。倚柱刻經文，可辨者有《金剛經》四句偈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護法力士造形魁梧，肌肉結實，揚眉怒目，抗臂聳肩，分足而立，一副奮勇之態，其表情動作與

盛唐龍門奉先寺（675）、及敦煌千佛洞第九窟（890）晚唐壁畫的力士造形極為近似，可證南唐文物直接承繼中原的傳統。

由於信佛，因此後主極為禮敬僧侶，特別是對當時青原行思法系的禪宗高僧，如金陵報恩寺的法眼文益（淨慧，885～958），和清涼寺的法燈文遂（泰欽，～974），兩位禪師尤為

[42.](#) 參見史岩，〈五代兩宋雕塑概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北京：人民美術社，1988），冊5，頁3～5。又參見孫大章、喻維國，〈宗教建築藝術〉，同書，宗教建築篇，冊4，圖版36，37及頁12，13，說明部份。

[43.](#) 徐鉉雖不篤信佛，但也曾在保大辛亥（951）年作〈攝山棲霞山寺新路記〉，已如上述；李建勳作〈遊棲霞寺〉詩；周繇作〈棲霞寺贈月公〉等。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2，卷4，頁507～508；618～619。

尊崇。[\[44\]](#) 後主仍為鄭王時，便受法於淨慧（文益）禪師。[\[45\]](#) 文益禪師長於詩文，傳說他曾作〈牡丹詩〉諷諭中主，已如上述。[\[46\]](#) 而當文益禪師圓寂時，後主還為他立碑頌德，韓熙載則為他撰寫塔銘。[\[47\]](#) 據史料得知，曾受後主供養的知名法師，在金陵有章義道欽、報恩匡逸、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淨德智筠（906～969）、報恩法安、[\[48\]](#) 及淨德冲煦（916～974）、和報恩院清護（916～970）；[\[49\]](#) 而在廬山則有圓通寺的緣德（898～977），歸宗寺的道詮；另外還有蘄州四祖山的清皎（906～993）。[\[50\]](#) 又據說後主曾召博學的「酒禿」和尚講《華嚴·梵行》一品。而當宋軍圍城正急時，後主因被矇蔽不知，以致於還居淨室，聽德明、雲真、義倫、崇節等法師開示講解《楞嚴經》和《圓覺經》。[\[51\]](#)

[44.](#) 兩位禪師與南唐中主和後主的關係都相當密切。二人傳記分別載於道原，《景德傳燈錄》（1004序），卷24，頁72～76；卷25，頁104。

[45.](#)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2，卷4，頁870。按淨慧本姓魯，浙江餘杭人，七歲出家於新定智通院，遊歷福建、江蘇、江西、湖南，後住持金陵報恩寺，深得中主與後主禮敬。見贊寧，《宋高僧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卷13，頁313～314。

[46.](#) 參見註26，27，28。

[47.](#) 見贊寧，《宋高僧傳》卷13，頁314。

[48.](#) 以上諸人傳，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5，頁104～106；110～112；112～115。

[49.](#) 冲煦及清護傳，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1，頁22～23。

[50.](#) 有關緣德傳，見贊寧，《宋高僧傳》，卷13，頁316；有關道詮、及清皎傳，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4，頁84～85；卷23，頁60。

[51.](#) 後主召酒禿講《華嚴經》一事，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4，頁35，毛炳傳；馬令，《南唐書》，卷26，頁102，浮屠傳玄寂條。又圍城時，居淨室聽諸法師講《楞嚴經》和《圓覺經》事，見陸游，《南唐書》，卷3，頁19。

但是，無論如何，宋人在當時已經利用後主信佛篤誠的這一點，而派僧侶作間諜，潛伏到南唐，在軍事重地如牛首山和采石磯等地，建塔寺、造佛像，作為掩護，以待日後宋兵南下時，裡應外合。在反間僧侶中，最有名的是號為「小長老」的江正。小長老在開寶二年（969）左右南來，因長於論辯而深得後主信任。他慫恿後主窮奢極慾，以為不如此，則無法體會佛國華嚴之美。本來尊禮禪宗，偏好佛理的後主，或因逃避現實的困頓，因此轉而寄望小長老的法力，期望他護持國祚。直到開寶八年（975）宋兵圍城時，後主還手書發願祝禱文，期望佛力保佑，渡過危機。此文根據《墨莊漫錄》的記載：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促中成一疏，禱於釋氏：願退兵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52\]](#)

最後金陵終於淪陷，這時後主才知小長老之詐。傳說後主曾下令酖殺小長老。但實際上，在兵慌馬亂中，小長老已趁機脫逃，並趁南唐亡國之際奪取皇室的許多圖籍。[\[53\]](#) 雖則如此，

[52.](#) 見張邦基，《墨莊漫錄》，四庫全書，冊864，卷7，頁65。又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74轉引，與原文之字句小有出入。

[53.](#) 小長老傳見馬令，《南唐書》卷22，頁101；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2。傳言小長老南來（969），暫投法眼禪師座下。但事實上，那時法眼已卒（958），因此不可能。又，小長老入宋後為安陸刺史。他本身富於藏書，在得南唐及後來吳越亡國後的收藏，總數共達萬卷，後散佚；到北宋神宗朝的翰林學士鄭毅夫作《江氏書目》時，還登錄其收藏文集數百卷。參見王明清，《揮塵後錄》，四庫全書，冊1038，卷5，頁468~9，〈樊若水〉條。

但後主對佛教仍然一本初衷，極為篤誠。就在亡國後淪為俘虜、被押解前往汴京的途中，經過臨淮，他還「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54]可說他對佛教的信仰始終未曾動搖。

總之，後主因特殊的人生遭遇，而深刻地體會了佛家的「萬法本空」，「世事無常」的道理。佛門的「空」理，也自然流露在他的詩文作品中，例如他在二十八歲（964）時，為悼念四歲早殤的次子仲宣的詩中有言：「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次年（965），他在哀昭惠后的輓辭中又說：「穠麗今何在？飄靈事已空」。而他在兩首大約作於這時的病中詩中，又說：「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以及「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55]此處「空王」即指佛而言。又、在他晚期所作的詞中，更見許多「夢」與「空」的辭句。著名的例子比如：「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錦堂春〉；「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浪濤沙〉；「往事已成空，還如一

^{54.}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2～83。

^{55.} 以上句子都見於清聖祖敕編，《欽定全唐詩》，四庫全書，冊1423，卷8，頁159～160。

夢中」〈子夜歌〉等等。[\[56\]](#) 這些用語處處顯示他受佛家思想的影響，特別是《金剛經》所揭示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後主熟習經典，曾手抄《心經》送給宮女喬氏。在他過世後，當時已被宋太宗納入禁中的喬氏，便將自己收藏的《心經》捐贈到汴京的相國寺西塔院，以荐後主冥福，並以極工整的書法在卷後加上了一段情深動人的跋文：

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57\]](#)

可知後主平日對喬氏的情真意摯，才會令喬氏在他逝世之後還如此地眷念情深。同樣的，由於南唐在皇室三代長期提倡佛教之下，僧侶得到相當的照顧，因此，這些僧侶在必要時，也能同仇敵愾，捍衛國家，比如廬山圓通寺，「……南唐時曾賜田千頃，其徒數百眾，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乃遁去」。[\[58\]](#) 可悲的是，南唐亡國之後，百分之六、七十的僧尼都被迫還俗，有的還甚至被

[56.](#) 又、關於後主詞中喜用「夢」、「月」，等字的討論，參見郭德浩，〈李後主評傳〉，收於龍沐勛編，《李後主和他的詞》（台北：三民書局，1971），冊上，頁66～67。

[57.](#) 北宋末年王銍還曾見過這件作品，見其《默記》，四庫全書，冊1038，卷中，頁342。

[58.](#) 原文見曾敏求，《獨醒雜誌》，四庫全書，冊1039，卷1，頁529；又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57；夏氏轉引，與原文稍有出入。

黥面充當兵員。宋人如此強硬的作法，令人望而生畏。[\[59\]](#)

總之，南唐由於三主都篤信佛教，因此朝野信佛蔚為風氣，除了後主的四叔景暹和朝臣徐鉉外，無一不深受佛教影響。[\[60\]](#) 後主子侄輩中，甚至有人在入宋後出家為僧，比如活動於北宋真宗景德到祥符（1004～1016）年間的譯經光梵大師惟淨，便是吉王從謙的兒子。[\[61\]](#) 縱然如此，南唐終究不能免於無常之劫而煙消雲散，正如後主在他詞中所感歎的：「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62\]](#)

縱觀以上南唐三主的崇佛活動之中，除了建立寺宇，規劃常住產，以為供養之外，相當重要的一個現象便是對《華嚴經》、《楞嚴經》、和《圓覺經》的尊崇。這反映了華嚴宗和禪宗在南唐地區的盛行。關於華嚴宗在江南流行的情形，塚本俊孝已在他的《南唐の王室と佛教》一文中標出。至於禪宗在此區的盛行，依個人管見，則是六朝以來便有的地緣人脈關係所致。這與江南一地自六朝和唐代以降便為禪宗傳佈的主要地區這種淵源有密切的關係。[\[63\]](#) 眾所周知，金陵一地的牛頭法

[59.](#) 見賈似道，《悅生隨抄》，收於陶宗儀，《說郛》，四庫全書，冊877，卷20下，頁1970；又見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頁55。

[60.](#) 景暹不似他人信佛之篤誠，見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6；徐鉉雖不篤信佛教，但也參與佛教相關的活動，如前所述。

[61.](#)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3。

[62.](#) 見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1937；台北：正中書局，1966，三版），頁7a～b。

[63.](#) 參見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台北：正聞出版社，1971初版，1983再版）。

融，湖北蘄州的四祖道信、江西吉州的青原行思（六祖惠能法嗣），以及洪州的馬祖道一，和石頭希遷等等，其活動區都隸屬南唐統治。^[64] 由於這個緣故，因此，在地緣關係上和人脈資源上，禪宗都成為南唐本地的文化資源，南唐中主與後主之接近禪宗也是極其自然之事。就事實而言，南唐二主所尊崇的禪師多出於青原行思的法嗣，包括中主時代的休復悟空和法眼文益，以及後主時代的法燈文遂等人（已如上述）；而其中尤以法眼文益最為重要。

三、法眼文益

法眼文益禪師的生平，根據北宋道原的《景德傳燈錄》：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後遷住清涼。……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

⁶⁴. 關於禪宗在這地區的活動情形，參見鈴木哲雄，《唐、五代の禪宗—湖南江西篇—》（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

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卻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

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眾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諡「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文遂、慧炬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諡「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65\]](#)

以上引文值得注意的是，文益禪師早年曾入希覺律師之室，「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由此可知文益從早年開始便長於文學詩詞。後來應南唐中主之邀住持報恩寺和清涼寺。又其所作十四則法偈今錄於《景德傳燈錄》中。[\[66\]](#)毫無疑問的，文益禪師之長於文學詩詞著作與早

[65.](#) 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4，頁72~76。又見贊寧，《宋高僧傳》，冊上，卷13，頁313~314，〈周金陵清涼院文益傳〉，但內容不及前者詳盡。

[66.](#) 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9，頁210~212。

年在浙江從南山系希覺律師遊有關。希覺世為晉陵（江蘇武進）人，學通儒、墨二家，後在溫州開元寺出家，從天台慧則大師遊，精研四分律，後移駐杭州大錢寺。吳越文穆王賜紫衣，號文光大師，論著多種，諸如：

《增輝錄》二十卷，發揚其師慧則《集要記》之意；

《會釋記》二十卷；

《擬江東讒書》五卷；

《雜詩賦》十五卷；及

《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67\]](#)

或許由於希覺律師勤於學習及著作的影響，使文益也熱衷於文字著述。在希覺律師之外，文益禪師也曾受華嚴教義的影響。當時華嚴宗在吳越一帶相當流行，出身浙江餘杭的法眼文益因接觸而接受華嚴宗應是自然之事，因此，他的法眼宗便具融合他宗的特色。[\[68\]](#) 文益法眼的主張後來經法嗣天台德韶以及

[67.](#) 參見小川貫一，〈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龍谷史壇》1936年7月，18號，頁50～51。

[68.](#) 個人對於華嚴宗所知極為有限，不敢妄論，此處所據為塚本俊孝，〈五代南唐の王室と佛教〉，頁81～84。另外，可再參見 Jacques Giles, “The Avatamsaka Sutra (Flowered Ornamentation) and Its Painted Representation at Dunhuang,” 〈郭煌的《華嚴經》及其繪畫藝術〉，收於《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頁471～473（摘要）。又，禪宗各家對以文字教化的看法與實踐各不相同，江西青原行思法系的馬祖道一、石頭希遷及其法嗣的諸多傳法公案及記錄，或可看作是文字禪的濫觴。關於宋代之前禪宗各家的主張與發展，參見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卷8，頁327～351，禪風的對立；卷9，頁389～423，諸宗抗立與南宗統一。又，參見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頁1～377，以見禪宗思想之演變。又，據鎌田茂雄之觀察，禪宗思想與華嚴宗的關係，極為密切，參見其《禪典籍內華嚴資料集成》（東京：大藏出版社，1984）。

德韶門下正覺空慧禪師予以發揚光大。正覺空慧禪師曾住杭州報恩道場，並曾印行《華嚴論》一百二十卷，弘揚華嚴教義。

然而，個人以為法眼文益禪師之能深得南唐二主的特殊禮遇，除了他在禪學方面具有極深的修養，足以折服二主之外，他早年所遊吳越、福建、江西、及金陵各地所累積的閱歷和知識，必也是吸引南唐二主的要素。除此之外，他在文學詩詞方面的才華應是令南唐中主和後主心悅誠服的主要力量。換句話說，法眼文益禪師由於本身具有禪學和文學方面的才華，因此才能深令好尚文藝和佛理的南唐二主心儀禮敬。由於他們的氣質近似，彼此之間才會因同氣相求而密切契合。

可惜的是當後周顯德五年（958）文益示寂以後，南唐國勢每下愈況，十七年後南唐亡國。法眼宗在金陵地區或南唐全境的發展情形並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在鄰邦吳越地區，法眼宗由於天臺德詔和永明延壽的努力，而得以弘佈，成為相當重要的宗派。[\[69\]](#) 以下個人試就史料所得簡述法眼文益法脈之淵源，

[69.](#) 文益禪師法嗣及門人至少有六十三人，其中在吳越地區傳法者人數相當多，參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5、26，頁95～149。又，關於永明延壽之研究，參見忽滑谷快天，〈永明延壽的宗風與其細行〉，收於張曼濤主編，《佛教人物史話》（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339～350。

並示法眼宗在吳越的後續發展。

四、法眼宗法脈簡示

(一)雪峰義存禪法傳佈吳越情況：

1. (907~932)：禮敬義存弟子道忞禪師。
2. (932~941)：禮請道忞於龍冊寺弘法。
3. (941~947) 時雪峰義存法嗣有：西興化度院師郁，龍興寺宗靖、大錢山從襲、耳相院行脩、洞巖院可休等傳雪峰禪法。
4. 忠懿王（948~978）奏請封雪峰義存法嗣福州玄沙院師備為宗一大師。

(二)法眼文益

1. 生於浙江餘杭。
2. 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
3. 後往越州開元寺。
4. （希覺傳道宣南山四分律之法）。
5. （羅漢桂琛傳雪峰義存、玄沙師備之禪法）。
6. 至臨川，住崇壽院。
7. 南唐中主請文益到建康報恩院，稱淨慧禪師，後住清涼院。
8. 後主少年即入其室。

9. 後周顯德五年示寂，法嗣及門人六十三人。其法又經門人傳佈至吳越地區，最重要者為德韶及慧明。

(三) 天台德韶（891~972）

1. 天台白沙院德韶曾在臨川崇壽院依法眼文益參禪得法。
2. 忠懿王錢弘俶為王子牧丹丘郡時即聞其法。後弘俶為吳越國王即迎德韶為國師。
3. 德韶遂傳法眼宗禪法於吳越。

(四) 杭州報恩寺慧明（904~975）

1. 慧明曾遊閩、越參諸禪席，傳玄沙師備之法。
2. 赴臨川，謁文益與師資道合。
3. （居天台白沙院）抗辯得勝，忠懿王賜名圓通普照禪師。居城北報恩元教寺為住持。

(五) 永明延壽（904~975）

1. （960）重建西湖靈隱寺，延請明州雪竇山延壽（德韶法嗣）為一世。
2. 延壽入慧日永明院，作《宗鏡錄》百卷；《萬善同歸集》六卷，將萬法唯心之天台、華嚴、法相等教義與禪宗宗旨融合，樹立「教禪一致」、「祖佛同詮」之綜合性佛教[70]。

70. 參見小川貫一，〈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一文。

A.文益禪師與南山律法系：[\[71\]](#)

(1)道宣→(2)周→(3)恒→(4)省躬→(5)惠正→(6)暢→(7)慧則→(8)希覺→(9)文益

B.法眼宗傳法系譜：[\[72\]](#)

(1)道信（580～651）→(2)弘忍（602～675）→

(3)慧能（638～718）→(4)青原行思（？～740）→

(5)石頭希遷（700～790）→(6)天皇道悟（748～807）→

(7)龍潭崇信→(8)德山宣鑑（782～865）→

(9)雪峰義存（822～908）→(10)玄沙師備（835～908）→

(11)羅漢桂琛（867～928）→

(12)清涼文益（885～958）

├雲居清錫

├永安明（911～974）

├觀音從顯（906～983）

├歸宗義柔（？～993）

├歸宗策真（？～979）

├歸宗師慧

├歸宗省一

├歸宗夢欽

├化成慧朗

├嚴陽齊

[71](#). 此據牧田諦亮，〈贊寧與其時代〉，收入張曼濤主編，《佛教人物史話》，頁359。

[72](#). 此據鈴木哲雄，《唐五代の禪宗》，頁349～359。

- └江西靈山
- └黃山良匡
- └芝嶺照
- └舍利玄闡
- └鍾山道欽
- └上藍守訥
- └淨德智筠（906～969）
- └崇壽契稠（？～992）
- └西山道聳
- └清涼泰欽（？～974）
- └棲賢慧聰
- └雲居道齊（929～997）
- └棲賢慧圓
- └禪谿可莊
- └大智道常（？～991）
- └大寧道邁
- └大林僧遁
- └天台德韶（891～972）
- └黃檗師逸
- └同安紹顯
- └撫州覆船
- └佛手因
- └報恩法安(活動於968～976)—歸宗慧誠(941～1007)
- └棲賢道堅
- └報慈行言
- └雲居義能
- └北禪清皎
- └木平道達

└報慈文遂 ─ 觀音真

└雙嶺祥

└大寧獎

└龍沙茂

附錄：南唐佛教大事記簡表[73]

地區	金陵	廬山	其他
年代	寺廟・僧侶・活動	寺廟・僧侶・活動	寺廟・僧侶・活動
919 (吳)	吳、徐溫（徐知誥 / 李[日/弁]義父）鑄興化院鐘記（武義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立）在府城香林寺。[74]		
925	吳王楊溥於石頭城建清涼寺，禮請悟空住持[75]		
927	吳開善寺塔院并記（順義七年六月記）[76]		
930			南漢雲門文偃（864～949）住持韶州靈樹寺[77]

73. 本表主要依據牧田諦亮，《五代宗教史研究》，頁3～150；小川貫一，〈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頁45～65；鈴木哲雄，《唐、五代の禪宗》，頁320～341，等資料編列、查證、增補而成。

74. 宋、陳思，《寶刻叢編》，四庫全書，冊682，卷15，江南東路建康府，頁448。

75. 覺岸，《釋氏稽古略》，四庫全書，冊1054，卷3，頁147，〈乙酉同光三年條〉；牧田諦亮，前引書，頁46。

76. 同上註。

77. 覺岸，《釋氏稽古略》，卷3，頁148，〈庚寅，長興元年〉條；道原，《景德傳燈錄》，卷19，頁183～184；牧田諦亮，前引書，頁61。

933	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 （太和癸巳十月立） [78]		
934	金陵能仁寺改名報先院 [79]		
937 （以下 為南 唐）	僧用虛題棲霞寺（昇元元 年） [80]		
938	南唐牛首山祖堂幽棲禪院佛 殿記（昇元二年二月） [81]		
939		南唐東林寺題名跋（昇元三 年） [82]	
941	金陵能仁寺改名興慈寺 [83]		

[78.](#) 此據牧田諦亮，前引書，頁65；但尋索《寶刻叢編》，卷5，未見此記，或為誤引。

[79.](#)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3，卷32，頁1149，事在「吳太和六年」；又見牧田諦亮，前引書，頁68。

[80.](#) 牧田諦亮，前引書，頁79，引《江蘇金石志》，卷32。

[81.](#) 陳思，《寶刻叢編》，卷15，頁4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81。

[82.](#) 此據牧田諦亮，前引書，頁84，又見陳舜俞，《廬山記》，《大正藏》（台北：新文豐，1983重印），冊51，頁1027。又東林寺曾於唐武宗會昌三年（843）被廢，849年復立，參見鈴木哲雄，前引書，頁327～328。

[83.](#)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3，卷32，頁1147：「能仁寺唐會昌中廢。楊吳太和中改報先院。南唐昇元中改興慈院……」；但牧田諦亮，前引書，頁87卻明言事在昇元五年（941），不知何據。

942	南唐天王像記（昇元六年） [84]	南唐重修東林寺記（昇元六年七月） [85]	
943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十月入滅。其前中主常往禮敬 [86]		
937~ 943 (烈祖之世)	1. 南唐烈祖後宮種氏被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87] 2. 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中印佛經；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並圖寫製論李通玄像……及其末年，溧水天興寺獻桑木如僧狀……烈祖迎置宮中…… [88] 3. 金陵新建淨妙寺；改興教寺為清涼寺，瓦官寺為昇元寺[89]		

84. 陳思，《寶刻叢編》，卷15，頁4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90。

85. 此據牧田諦亮，前引書，頁89，但尋索《寶刻叢編》，卷35，未見，或為誤引。

86. 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4，頁78；牧田諦亮，前引書，頁92。

87. 馬令，《南唐書》，卷6，頁27；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3，頁72；但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41，定此事為951~959。不當，此事應為烈祖生前之事。

88.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2；；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43~144。

89. 參見陳葆真，〈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期，1995年，頁64。

944	中主改清涼寺為石頭清涼大道場，寺中有李氏避暑宮和德慶堂（堂匾為後主所書，又有名畫家董羽畫龍，李霄遠草書，合稱三絕，及後主追荐烈祖的鐘）。 [90]		
945	<p>1. 南唐保寧院鐘（保大三年）[91]</p> <p>2. 保大香爐記（保大三年五月）[92]</p> <p>3. 報恩禪院取經禪大德恒安呈《續新譯貞元釋教錄一卷》[93]</p>	彌勒菩薩上生殿記（保大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94]	邊鎬往討建州，勝戰，因信佛而釋俘，人稱「邊佛子」 [95]

[90.](#) 同上註。

[91.](#) 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3，卷48，頁1393。保寧院後改為奉先寺。見牧田諦亮，前引書，頁95。

[92.](#) 陳思，《寶刻叢編》，卷15，建康府，頁4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97。

[93.](#) 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00，引《續貞元釋教目錄》；又據小野玄妙編，《佛教經典總論》，別卷，頁637。

[94.](#) 陳思，《寶刻叢編》，卷15，宣州，頁457；陳舜俞，《廬山記》，卷5，頁1049。

[95.](#) 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60。

[96.](#) 志磐，《佛祖統紀》，《大正藏》，冊49，卷42，頁392，開運三年事；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01。

[97.](#) 陳思，《寶刻叢編》，卷15，頁4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00。

946	1. 後主造一鐘於清涼寺，錄其上云：「荐烈祖孝宗皇帝脫幽出厄」 [96] 2. 南唐中興佛窟寺碑（保大四年二月立） [97]		
948	南唐辟支佛大廣現身記（保大六年立） [98]		
949			1. 南唐江都府大明寺殘碑，住持法雲、緇徒覺觀記（保大七年四月廿一日） [99] 2. 雲門文偃禪師坐逝，塔全身於丈室 [100]
950	南唐祈澤寺碑（保大八年六月二十八立） [101]		

[98.](#) 同上；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07。

[99.](#) 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10；王昶，《金石萃編》，卷122，頁4b~5a。

[100.](#) 道原，《景德傳燈錄》，卷19，頁186；覺岸，《釋氏稽古略》，卷3，頁1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10~111。

[101.](#) 陳思，《寶刻叢編》，卷15，頁449~450；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12。

948~ 950		江州廬山若虛傳隱於廬山……江南國主李氏欽尚其道。……乾祐中盛夏坐終 [102]	
951	1. 中主為文祭禱南唐清涼寺悟空禪師；[103] 2. 撰碑（保大九年七月二十五立）[104] 3. 徐鉉作〈攝山棲霞寺新路記〉[105]		邊鎬征討湖南，飢饉施賑，人稱「邊菩薩」。後綱紀不振，長沙人稱「邊和尚」 [106]
952			泉州招慶寺靜、筠二禪師作《祖堂集》[107]
955	中主作〈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塔院疏〉[108]		南唐雙溪院碑（保大十三年）[109]

[102]. 贊寧，《宋高僧傳》，卷25，頁643；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13。

[103]. 陳思，《寶刻叢編》，卷15，頁450。

[104]. 同上；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16。

[105]. 同註89。

[106]. 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61。

[107]. 《祖堂集》20卷乃現存最古之初期禪宗史，南唐刊行後失傳。1245年高麗海印寺住持林幻鏡覆刻。1972年，日本京都花園大學中文出版社印行。此據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之影印本。

[108]. 張仲炘、楊承禧撰，《湖北通志》，冊5，卷99，頁2242。牧田諦亮，前引書，頁97，引《湖北金石志》，定為保大三年事、誤。

[109]. 牧田諦書，前引書，頁130。

956		南唐廬山東林寺上方禪師舍利塔記，彭瀆撰〈保大十四年十月立〉 [110]	
958	「金陵清涼文益……閏七月五日……加跌而盡……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諡曰『大法眼』，塔號『無相』……江南後主為碑頌德，韓熙載塔銘」。 [111]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屹然而化，春秋七十許，元宗曾詔，不赴，而堅請於棲賢寺開堂講道 [112]	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文偃）碑銘，陳守中撰（大寶七年四月立） [113]

[110.](#) 陳思，《寶刻叢編》，卷15，宣州，頁457；陳舜俞，《廬山記》，卷5，頁10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32。

[111.](#) 贊寧，《宋高僧傳》，卷13，頁314；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35。又有以文益卒於顯德四年之說，見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34。但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184，已辨其非。

[112.](#) 陳舜俞，《廬山記》，《大正藏》，冊51，卷1，頁1025；贊寧，《宋高僧傳》，卷13，頁314～315；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36。

[113.](#) 覺岸，《釋氏稽古略》，卷3，頁149；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35～136。

<p>907～ 959</p>	<p>1. 韓熙載帷箔不修：……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開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114]</p> <p>2. 僧賦〈牡丹詩〉。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日]因賞花，命謙光賦詩。[115]</p> <p>3. 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群書，善講說……（南唐）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金帛甚厚[116]</p> <p>4. 徐遊，知誨子也……預籌畫，事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117]</p>		
---------------------	--	--	--

[114.](#) 陶岳，《五代史補》，卷5，頁682；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43。

[115.](#) 同上註，頁683；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43。

[116.](#)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4，頁35；毛炳傳；馬令《南唐書》，卷26，頁102，浮屠傳玄寂條；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42。

[117.](#)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5，頁36；牧田諦亮，前引書，頁143。

960		中主曾請廬山僧行因赴金陵，不就；中主遷都洪州途中，往廬山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118]	
943～ 961 （中主 之世）	<p>1. 中主曾命玄寂入宮講《華嚴經》；命應之抄《楞嚴經》，馮延巳作序[119]</p> <p>2. 於宮中造佛寺十餘。開金陵大報恩寺，大報慈寺、及清涼寺等道場；禮敬證聖寺木平和尚、報恩院清護禪師[120]</p> <p>3. 中主弟景達於保大年間建奉先寺以荐烈祖冥福[121]</p> <p>4. 名將林仁肇及史家高越兩人出資重建棲霞寺舍利塔之舉，或在中主之世，此塔今存[122]</p>		

[118.](#) 同註89。

[119.](#) 同註89

[120.](#) 同註89。

[121.](#) 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冊3，卷48，頁1393。

[122.](#) 參見史岩，〈五代兩宋雕塑概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北京：人民美術社，1988），冊5，頁3～5；又見孫大章、喻維國，〈宗教建築藝術〉，同書，宗教建築篇，冊4，圖版36、37，及頁12、13說明部份。

967	江寧府麒麟門外本業寺記、僧契撰，德筠書（乾德五年七月十九日立） [123]	洪州龍興寺鐘款識，林仁肇捨俸錢重鑄（保大十一年燬；乾德五年二月廿五日） [124]	
961～ 975	<p>後主…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建精舍，御筆題名「報慈道場」[125]</p> <p>後主禮敬報恩寺文益法眼（淨慧）（885～958）和清涼寺文遂法燈（泰欽，～974）。文遂示寂後，後主為他立碑，韓熙載為他撰寫塔銘。此外，後主又禮敬淨德道場智筠（906～969），報恩院清護（916～970），沖煦（916～974），鍾山道欽，潤州光逸，廬山圓通寺緣德（898～977），蘄州四祖清皎（906～993），及木平和尚，及玄覺導師。後主又曾邀德明、雲真、義倫等法師講《楞嚴經》和《圓覺經》；此外，</p>		

[123.](#) 王昶，《金石萃編》，冊3，卷122，頁6b～7a。

[124.](#) 同上，頁5b～6a。

[125.](#) 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庫全書，冊464，頁161。

<p>961～ 975</p>	<p>又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為僧；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癩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輒令還俗；奏死刑日，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開寶初北僧小長老南來為間諜；愆愆後主奢華，並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為間</p> <p>[126]</p>		
<p>975 （南唐 亡）</p>	<p>金陵城圍之際，後主手書祈願文祈佛護祐[127]</p>	<p>圓通寺僧於南唐亡國之際同仇敵愾，共同抗宋。金陵城破乃遁去[128]</p>	<p>後主於亡國後，被押往汴京途中，經臨淮，禮拜普光王塔，施金帛以千計[129]</p>

[126.](#) 參見註48～51。
[127.](#)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7，頁62。
[128.](#) 曾敏求，《獨醒雜誌》，卷1，頁529。
[129.](#) 陸游，《南唐書》，列傳卷15，頁82～83。

978 （北 宋）	後主亡後，官人喬氏捐贈後 主手書《心經》予汴京相國 寺西塔院，以荐後主冥福 [130]		
-----------------	--	--	--

[130](#). 王銍，《默記》，卷中，頁342。

後記：

個人對於佛學及佛教史素無研究。本文之作主要因感佩於李玉珉教授長年護法之殷切，是以不辭淺陋，勉就近年所得有關南唐皇室信佛史事，排比成篇。行文倉促，疏陋難免，尚祈方家有以教正。又，本文所使用之部份中、日文資料，曾蒙蔣義斌教授及嚴雅美、謝振發、黃貞燕諸君告知；稿件並蒙鄭玉華小姐用心輸入電腦印製，在此一併致謝。

陳葆真 於臺大

1998年6月25日